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
文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

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
以僂謂細碎苛法亂政

而俠

以武犯禁二者皆譏

正義曰譏非言也儒蔽亂法俠
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

於世者故太史公引
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

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功名俱著於春

秋

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
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

固無可言

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

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
公哲哀字季次未嘗仕

孔子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

索隱曰行
音下孟反義不苟合

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

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獨坐而絃歌也褐衣疏

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豔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

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

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阨音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

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

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

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

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

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

者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

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

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交侯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

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擬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

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

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

榮寵也齊俗以取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

榮寵也齊俗以取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

榮寵也齊俗以取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

榮寵也齊俗以取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

榮寵也齊俗以取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

榮寵也齊俗以取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

榮寵也齊俗以取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

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何有延陵之号但未詳是非此人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右之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

素隱曰施音以政反

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

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

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

素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世之法網謂犯法禁也

然

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

俯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

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

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

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
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
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
不重味乘不過輜牛徐廣曰音唯駟案漢書音義曰
小牛。索隱曰輜音古豆反案
大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
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
購求朱家以布髮鉗為
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
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
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
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
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

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
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
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
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
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
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
之財而符離人王子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
濟南矚氏索隱曰矚音開
案宋為鄆都所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
人姓周名庸亦以
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
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
陝疑當
作邾字賴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索隱
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

辟名辟音日避陝當為郊陝音如
非反郊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軼人也索隱曰漢書云何內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

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

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

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索隱曰案女謂亡命也

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

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

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索隱曰蘇

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

心卒發於眊眊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

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恃也與人

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

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

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

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

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

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

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

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

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

也

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也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

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

更數過吏弗求

如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

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願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願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

曰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王反快之問

其故乃解使脫之箕也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

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

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謂屈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

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

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

聽解解太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

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

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今洛陽豪居其間也乃

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

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

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

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

解客舍善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善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

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又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

訾索隱曰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為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

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

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
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
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
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
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家上書人
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置其母家
室夏陽徐廣曰屬馬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
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軹
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

正義曰故城在同州
馮翊縣西南二里

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

身至臨晉

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
有儒生待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
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
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
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
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
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
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徐賈曰然關中長安樊
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
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
原鹵公孺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
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

兒長卿東陽田君孺

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

其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

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

之風至若北道姚氏

索隱曰蘇林云道借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

西道

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

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

子為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

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

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

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

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藉籍有聲權行州里
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
難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徐廣曰遇一作偶

固

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官亦有之昔以色

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

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抗

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

正義曰籍閔皆名也孺幼小也

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

卿皆因關說

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

故孝

惠時郎侍中皆冠鷓鴣目帶

漢書音義曰鷓鴣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

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鷓鴣鷓鴣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

服口。鷓鴣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鷓鴣

神鳥也飛光

傳脂粉

索隱曰化閱籍之屬也兩人

映天者也

徙家安陵

正義曰惠帝陵邑

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

通官者則趙同

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公父名也

北宮伯子

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官者也

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

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技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

徐廣曰後屬犍為

以濯船為黃頭郎

徐廣曰着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擢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

曰黃頭郎。索隱曰濯音掉遲教反

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

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袷

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曰袷音教。

帶後穿覺而之漸臺

索隱曰覺音教。正義曰括地志云

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

以夢中陰自求

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

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

索隱曰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悅之

尊幸之日異通亦原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

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下數

正義曰言賜通巨萬以至

於十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

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

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

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

道銅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

鑄錢鄧氏錢

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

布天下其富如

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為帝喑吮之索隱曰喑音仕

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索隱曰喑音仕

昔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喑

癱喑癱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喑吮之

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

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

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

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

沒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物吏輒沒入以充職也一鏡不得著身於是

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

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

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文

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其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

仁最被因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

王孫嫣索隱曰音偃又音於建反官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薛子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頗當也今上為膠

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

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

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

通時嫣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

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駑駘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索隱曰謂還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嗾媽徐廣曰嗾讀與衙同漢書作衙字

侍上出入水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

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曰說音悅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王獵犬也索隱曰或犬監而平

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

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媽也

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弟季與鄭埒名又云埒者壽等之名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

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其甚哉惡交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
後人侮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鷄入侍
傅粉承恩黃頭賜蜀官者同軒新聲都尉挾
彈王孫泣魚竊駕者自前論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百二十六

索隱曰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
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寗梯滑稽如
脂如韋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
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
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曰盛酒人復
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讀如字稽
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
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
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

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
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
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

索隱曰髡音苦竟反贅婿女之夫也此於子如人病贅是

餘刺之物也

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

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

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

好

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

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

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

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

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

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

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

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

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索隱曰案索割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依冠

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

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

索隱曰案謂為田求福穰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

徐廣曰篝篝籠也。索隱曰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撥易可滿篝篝籠也。正義曰窶音樓篝

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汗邪滿車

司馬彪曰汗邪下地田之中有薪可滿車。正義曰汗音烏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

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

益齋黃金半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髮辭而行
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
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髮賜之酒問
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
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
哉其說可得聞乎髮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
傍御史在後髮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
矣若親有嚴客髮希講鞠臙徐廣曰希收衣衷也
也。索隱曰希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侍酒於前時
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

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
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
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
目眇不禁徐廣曰眇可醜反直視貌。索隱曰眇
音與瞪同謂直視也丑醜反音丑一反前有
惰珥後有遺簪髮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
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
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
堂上燭滅主人留髮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
留髮坐起送客羅襦
襟解微聞鄰澤當此之時髮心最歡能飲一石
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

極之而表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為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在

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孟亦同旃其字耳優孟

在楚旃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

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

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

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

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

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

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

棺文梓為槨曰題奏の正義曰梗類絲反楓椽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

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

位於前韓魏翼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

人所增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

知夫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

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

竈為槨索隱曰皇覽亦說此事以龍竈為龍安也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金鼎也齋

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甘腹中屑桂與薑以西諸上而監之也薦以

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

覽云火光送之甚端葬之腸中

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

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

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子孟言

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

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

困往見優子孟優子孟曰若無遠有所之

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

談語

教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子孟前為壽

索隱曰案謂優子孟語孫叔

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

談語 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

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

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

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

後優子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

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

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

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

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貧鄙

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

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

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

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姑谷後有突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

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

萬歲優旃臨檻正義曰御覽反大呼曰陛楯郎曰諾

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

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維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

優旃曰善苦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今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

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秋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

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

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六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
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
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
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
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
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二章武帝時有
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
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
索隱曰案東武縣各侯乳母姓也

常養帝

正義曰高祖功臣奏云東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

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

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

糒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

倩之帝曰乳母欲侍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

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

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

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

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乳母家室處之於

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而見辭乳母乳母先見郭舍

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徒乳母罰謫諧之者索隱曰謂武帝罰謫諧乳母之人也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朔稽傳叙優旃事不編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

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司馬門夜徵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几所徵召皆摠領之六百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云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練帛搭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

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
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
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
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
無水而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
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官署門也門傍
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
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之即下文各答各難是也曰蘇
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
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

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
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
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
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
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
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
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
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
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

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
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
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
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
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時侍郎乎傳曰天下無
害畱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
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
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
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
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萊戶七百歲而

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
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
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公管子胥天下
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
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

正義曰在

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中

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

索隱曰重音逐龍反

揀音歷重揀欄楯之下有重欄處也

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

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
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乃
言詔曰可已殮又曰其所有公田魚池浦葦數頃

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
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駟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
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凶
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
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
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
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
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
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其弟也

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

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

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

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

車拜謁曰願白事

徐廣曰衛青傳云竇乘說青出而拜為東海都尉

將軍止

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

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

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

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

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

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
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
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
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
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
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
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青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
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
榮華道路立各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其此所謂衣褐懷
寶者也索隱曰此指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

莫亦自視至其與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
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
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
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教倉當關口天
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
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
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
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王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比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
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

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
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
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
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王使
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
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

索隱曰漢書宣帝徵
勃海太守龔遂非武

帝時此指先
生記謬耳

有文學卒中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

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
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

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
先生徒懷錢沽酒與燕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
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
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
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
曰今青州今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
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
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
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
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

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

會長老問之民所苦正義曰河伯華湯童子入姓馮氏名夷谷於河中而溺死遂為一河伯娶婦也苦為河伯娶婦

其故對曰鄴三老杜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

錢得數百萬用其二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

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

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

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

曰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帝厚繒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

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

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女

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云以

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

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河没溺其人民

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正義曰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子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媼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媼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媼何久也弟子趣之復

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媼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

筆謂以毛壯裝篋管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為華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虛上擊之其形嚮河立待良久長老

比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要背則似也吏傍觀者皆驚焉恐西門豹顧曰巫媼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

伯留客之久若皆罷能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
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

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

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章水蓋西門豹史起

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祝曰今吾為臣皆非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西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慨其前史起懼其
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

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
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
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

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
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
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
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
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
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
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
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

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郎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收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刑免而無取同歸者也孔子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取同歸者也孔子

曰為政以德譬如此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際在於權衡非徒低仰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同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其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斯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欺其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

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二百二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也而不可以此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此然則古人士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子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也故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下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之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

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

也季主見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

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曰漢官五相從論議誦

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

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

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

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術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

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肆中天新雨道

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

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

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

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

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

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

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纓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

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

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音司

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

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

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

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

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
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
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虛高人祿命以
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
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
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
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
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
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與
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

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
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
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
音熾趨而言索隱曰熾音熾相引以勢相導以利
比周賓正徐廣曰賓謂之賓以求尊與高以受公奉
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
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
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
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

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索隱曰音釋適猶調也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鷓鴣巢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藜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孔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

棊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其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下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

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

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

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傲文

王八卦索隱曰傲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

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

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食忠臣
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
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
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
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
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
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室君
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藏
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

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
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
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
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
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庶
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
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
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
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
成功畫患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

也夫馬或感之人豈能以一二言而知之哉言不厭
多故駢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
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
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
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只公之等
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
失芒乎無色索隱曰芒音莫郎切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
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
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
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

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

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徐廣曰音所

椒精而要之王逸云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

曰精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可見此相去遠

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

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

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

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

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隋馬薨死誼

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

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喪其自身是絕其根本也

大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

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

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

日者之名

有自來矣

吉凶占候

著於墨子

齊楚異法

書云罕紀

後人斯繼

季主獨美

取免暴秦

此焉終否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四

Vertical lines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representing text or a table.

